

名人自述

鲁迅 周作人 郭沫若 洪深 周瘦鹃 张恨水 林语堂 茅盾 徐志摩 郁达夫 萧三 王统照 田汉 朱自清 老舍 夏衍 冰心 阳翰笙

杨里昂主编

文学名人自述

20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182.5
191
20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杨里昂主编

文学名人自述

花城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文学名人自述

杨里昂 主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375 印张 1 插页 390,000 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546-7

I·2189 定价:26.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 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编 辑 凡 例

- 一、本丛书是 20 世纪中国各方面突出人物自传、自述文章的选择，按类别分卷出版。
- 二、本丛书入选的名人，以其功业大体在 20 世纪完成者，目前尚活跃于各界的中青年人物暂不收入。
- 三、本丛书“名人”界定，依照惯例，为有杰出贡献、地位重要以及社会知名度较高三个方面而定，在编选过程中参考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工具书。一些符合上述条件的名人，虽留有这方面文字，但一时难以找到，只得留待以后补入。
- 四、本丛书入选的文章既注重史料性，同时又适当兼顾可读性。文字过于苦涩的材料不予入选。文章一般以语文体为主，个别用文言所作，因其人物重要，也适当收入。
- 五、本丛书入选的某些文章因其写作年代久远，某些观点与当前认识可能有差距，为了保存史料的真实性，本书编者一律不作改动，一般也不新加注释。
- 六、收入本丛书的一些篇什系选自版本书或长文，因本丛书篇幅有限，文字上有所删节。

目 录

鲁 迅	(1881—1936)
1	《呐喊》自序
周作人	(1885—1968)
6	知堂回想录（节选）
郭沫若	(1892—1978)
21	我的作诗的经过
洪 深	(1894—1955)
32	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么？
周瘦鹃	(1894—1968)
38	花木之癖忙盆景
张恨水	(1895—1967)
42	我的创作和生活
林语堂	(1895—1976)
72	林语堂自传
茅 盾	(1896—1981)
98	创作生涯的开始
徐志摩	(1896—1931)
114	《猛虎集》序
郁达夫	(1896—1945)
119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 萧 三 (1896—1983)
125 我为左联在国外做了些什么?
王统照 (1898—1957)
131 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
田 汉 (1898—1968)
139 《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
朱自清 (1898—1948)
145 我是扬州人
老 舍 (1899—1966)
150 写与读
夏 衍 (1900—1995)
157 家世·童年
冰 心 (1900—)
168 《冰心全集》自序
阳翰笙 (1902—1993)
177 参加南昌起义
梁实秋 (1903—1987)
193 忆《新月》
胡 风 (1902—1985)
204 我的小传
沈从文 (1902—1988)
210 从现实学习
丁 玲 (1904—1986)
231 我的生平与创作
巴 金 (1904—)
239 文学生活五十年
沙 汀 (1904—1992)
250 故乡往事

-
- 臧克家 (1905—)
264 我找到了“自己的诗”
- 冯 至 (1905—1993)
274 诗文自选琐记
- 谢冰莹 (1906—)
281 我是怎样写作的?
- 张天翼 (1906—1985)
293 创作的故事
- 陈伯吹 (1906—1997)
299 《陈伯吹童话》后记
- 萧 军 (1907—1988)
303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 廖沫沙 (1907—1990)
308 我参加《三家村札记》写作的经过
- 陈白尘 (1908—1994)
312 《陈白尘电影剧选》后记
- 柯 灵 (1909—)
319 我的第一本书
- 卞之琳 (1910—)
327 《雕虫经历》自序
- 艾 青 (1910—1996)
337 母鸡为什么下鸭蛋
- 姚雪垠 (1910—)
344 解放前走过的创作道路
- 萧 乾 (1910—)
351 我这样写散文
- 曹 禺 (1910—1996)
354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 萧 红 (1911—1942)
372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 何其芳 (1912—1977)
374 写诗的经过
- 唐 弢 (1913—1992)
386 我与杂文
- 叶君健 (1914—)
401 学习外语和我的文学创作
- 周而复 (1914—)
425 小说道路上的足迹
- 杨 沫 (1915—1996)
432 青春觅踪
- 梁 斌 (1914—1996)
442 童 年
- 严文井 (1915—)
450 畸形小传
- 田 间 (1916—1985)
454 田间自述
- 张爱玲 (1917—1996)
472 私 语
- 吴祖光 (1917—)
485 我从事剧本创作的开始
- 秦 牧 (1919—1992)
493 动荡的家
- 杜鹏程 (1921—1991)
504 《保卫延安》重印后记
- 李 季 (1922—1980)
516 我的写作经历

-
- 马 烽 (1922—)
526 我的第一篇小说
- 李 準 (1928—)
531 敲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 余光中 (1928—)
539 我的国文启蒙



鲁 迅 (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北京任教。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1918年开始发表最早的白话小说，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其小说、散文、杂文、文学论著，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收入《鲁迅全集》（十卷）和《鲁迅译文集》。

《呐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

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

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

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

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1922年12月3日，鲁迅记于北京。

本文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



周作人 (1885—1968), 原名遐寿, 字启明, 号仲密, 又号知堂。浙江绍兴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教授。早年留学日本, 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各大学任教。参加五四新文学运动, 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抗战时曾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署长”伪职。主要著作有散文评论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艺术与生活》、《苦竹杂记》, 诗歌集《过去的生活》, 文学史著《欧洲文学史》、《新文学的源流》以及鲁迅研究著作多种。

知堂回想录

(节 选)

老人转世

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 实在已是公元 1885 年的 1 月里了。照旧例的干支说来, 当然仍是甲申, 在中国近代史上, 的确是多难的一年; 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 中国战败, 柬埔寨就不保了。不过在那时候, 相隔又是几千里, 哪里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很是幸运的, 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 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 也没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 后来便以讹传讹, 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

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听信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地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1931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

“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上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用的这个典故。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典故，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的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说到这里，应当赶紧的声明一句，幸而二者都不，这是对于我的祖母、母亲的照顾应该感谢的。

痘为小儿的一大病，凡人都要经过这一难关。但是只要人工的种过痘，无论土法或洋法，这便是牛痘，就可保无危险。可怕的痘神给种的“天然痘”，它的死亡率不知百分之几，幸免的也要脸上加密圈。我所出的便是这种“天花”。据说在那偏僻地方，也

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張，施种牛痘，但是在那两三年内大约医官不曾光临，所以也就淡然处之，直待痘儿哥哥或痘儿姐姐来给种上了。那时是我先出天花，不久还把只有周岁左右的妹子也给感染了。妹子名叫端姑，如果也是在北京的祖父给取的名字，那么一定也是得家信的这一天里，有一位姓端的旗籍大员适值来访，所以借用的；不过或者是女孩，不用此例，也未可知。据说这个妹子长得十分可喜，有一回我看她脚上的大拇趾，太是可爱了，便不禁咬了它一口，她大声哭了起来，大人急忙走来，才知道是我的顽劣行为。当天花初起时，我的病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的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边出来，钻到妹子那里去了，那么在我也没有叫唤之必要，所以只好存疑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急忙的去请天花寺门的王医师来看，已经来不及挽回，结果妹子终于死去。后来葬在龟山的山后，父亲自己写了“周端姑之墓”五个字，凿一小石碑立于坟前，直到1919年鲁迅回去搬家，才把这坟和四弟的坟都迁葬于逍遥湾的。

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听大人们追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所以我那眼睛实在有没有被封过，封了又是什么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质询，因此无从知道了。在天花结痂的时候，据说很是要紧，因为很痒不免要去搔爬，而这一搔爬可就坏了大事，脸上麻点的有无或多少，就在这里决定了。我是幸亏祖母看得很好，